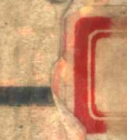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托尔斯泰散文集

徐遲譯



托爾斯泰散文集

第一冊

著 托爾斯泰 · L

譯 遲 徐

美華出版社

翻 版
印 權
必 所
究 有

托爾斯泰散文集

(第一冊)

(定價：每本 元)

中華民國三十
三年七月初版

原 著 者： L. 托 爾 斯 泰

譯 者： 徐 遲

發 行 人： 俞 世 瑩

發 行 者： 美 學 出 版 社
重慶九尺坎鐵板街六號

經 售 處： 全 國 各 大 書 店

印 刷 者： 重 慶 印 刷 廠
重慶棗子嵐壩一號

萊維奇：你說教了——可是關於實踐如何說法？」

「這是再自然不過的問題了，人們常常這樣問我，而且勝利地把我的嘴吧闔上了。『你說教，可是你自己的生活在呢？』我就回答說，我並不說教，我也不能說教，雖然我是熱情地希望說教的。我知道只有我的生活實踐才能說教，可是我的生活很壞。我所說的不是說教，我只把人家誤解了基督教教義的加以駁斥，再把它真諦加以解釋。基督教的教義的真諦是，我們不應該用暴力調整社會，基督教的目的找出我們在這個生命中的意義來。實行基督的五誡即可得出生命的意義。如果你要做一個基督教徒，你必須實行它們。如果你不要實行它們，那末別談基督教教義吧。」

「可是——人們對我說了——『如果你認為除了實行基督教的教義，此外不再有合理的生活了，如果你愛這合理的生活，為什麼你自己不實行五誡呢？』我回答：我是一個可怕的東西，我沒有實行，應該挨罵，大家應該瞧不起我。然而，不是對我自己的言行不一致作辯護，我只是為我自己解釋，我說，『你們瞧我從前的生活，再瞧我現在的生活，你們看見我再三的嘗試要實行了。我實行的是千分之一也不到，這是真的，我還是應該挨罵的；但是我之所以失敗，並不因為我不願意實行，而是因為我不知道怎

樣實行。教我怎樣從俘虜了我的誘惑的網中逃脫，幫助我，我一定會實行成功的，即使沒有幫助，我也希望我能實行成功。責備我——我自己也在責備我——可是祇責備「我」，不要責備我所走的路，也不要責備我指示給人的我心目之中應該走的一條路。如果我知道回家的路，而我自己却喝醉了酒在這條路上跌來跌去的走着——錯的難道是我走的路呢？如果我走的路錯了，請告訴我另外的一條路；如果我迷了路，跌來倒去，那末幫助我，扶我走上正確的路，正像我現在想扶你們的一樣，不要罵我，不要因為我走路走錯了高興，不要喜悅地叫喚：「你瞧他！他說他要回家，却走到泥沼裏去了！」不要對此歡笑，請幫助我，請扶住我！

因為真的，你們並不是泥沼裏的魔鬼，你們也是回家的人。瞧，我是孤獨的，我決不會希望我跌倒在泥沼裏的。幫助我——我的心碎了，失望於我們大家底迷路，而當我全力掙扎，你——在我每一次失敗的時候，並沒有可憐你們自己和我——却嘲笑我，歡樂地喊：「瞧，他也跟我們到泥沼來了！」

這就是我對於說教與實踐的關係底看法。我正在全力地實行着，每一次失敗我不僅悔過，我還祈求你們幫助我，我願望聽見像我一樣尋着路的人底聲音」。

對托爾斯泰勸人不吸煙，他自己實行得怎樣呢？

安娜·舍隆托爾斯泰家的家庭教師告訴我們：「完全戒煙。」

啊！又來到了那個磨鍊的時間。伯爵似乎在自制的狂熱之中了。現在這一次是戒煙。啊！不幸的人！那戒煙草是如何的困難，如今要戒的是他時常要吸那末多的紙煙，而且他是這樣愛好紙煙的！「吸紙煙有害」，有一天早上伯爵這樣宣佈了，「這是一種奢侈！人家不應該種煙草，應該種植救濟災荒的麥子。」於是他的煙咬嘴放在書架上，放在盧梭，斯當達爾，倍那丹，德·聖彼爾等等著作之旁了。

伯爵打了一個新的，特別艱苦的勝仗。他受到了不可容忍的磨折，他確實不曉得他應該如何處理自己了。他有時像一個學生一樣的，從這兒那兒去搜出一個煙屁股來祇吸這末一口，在別人當他的面吸煙的時候，他清了一清鼻孔，急情地吸下人家的煙霧。過了不久，也不問他自己的信心了，他又放棄了他的主張，因為吸一口煙之後他的神經真是安定了，誰要相信這位伯爵是一個言附其實的苦行之士，誰就錯了。他以往以及現在還是有時候，完全克制不了自己的，以他的體格，以他的官能來說，伯爵永做不來聖賢。

我們不必在這裏追問他戒煙成功與否——是成功了的事——對於我們最重要的問題
首先還是托爾斯泰的教義究竟包含了些什麼——這是一篇——關於——禁慾——禁慾——
——如果他那樣層次分明地說給我們，吃肉是不道德的，而我們就不吃肉了，我們的
公務人員，大學教授大學生等等除了偶爾的牙祭之外，現在不是不吃肉了嗎？是不是他
們都有道德了呢？什麼是托爾斯泰的所謂道德與不道德？或者我們換一個問題的提法
——托爾斯泰大部份重要的小說及其他作品都已經譯成中文了，所以這些問題是自然而
然發生的——什麼，什麼是托爾斯泰的作品的意思？什麼是托爾斯泰的精神？或者，托爾斯
泰要告訴人的是什麼？來讀讀托爾斯泰——兩本——出——出——出——出——出——出——
——我相信用托爾斯泰是這樣告訴了我們的——
——這是一個騙人的世界——托爾斯泰九卷全集所要告訴人的是欺騙像暴政一樣
的統治我們——因此，我們是有眼不見又有耳不聞，有感而不覺，我們以為是真的，實際
是假的，我們以為是善的，實際是惡的，我們以為是美的，實際是醜的，而他給我們拆
穿了這世界和這社會的西洋鏡。——
——我相信這是他告訴我們的話——不——不——不——不——不——不——不——不——不——不——
——

「我的朋友，你現在過的是一種不正當的，非理的生活，快改良一下吧。」

換句話說，托爾斯泰所呼喚的是人必須做一個好人，或努力做一個比較好的好人——雖然，爲了時代的限制，他沒有能告訴我們，怎樣我們才能做一個好人。

自從一些提出「生活態度」的文章出現後，曾有一個朋友寫信給我，「你這新Moralistic把好人兩個字說得太輕易了，希望你用一百萬字解釋好人這兩個字。」這裏，我所譯的三篇論文便是用以答復這位朋友的建議的起點了。

在這裏，容許我要求讀者注意這一兩年來提出的「生活態度」的訟點。所謂「生活態度」，是說一個做人的態度的，更主要的是說一個人對旁人的態度的。本來，托爾斯泰所呼喚的「人必須做一個好人」，不僅是一個人的自制，不僅是一個人的否定自我，還主要的是一個人對旁人的態度必須是關心旁人，愛旁人，體貼旁人的。這樣的關心旁人的生活態度，在本書的第七十四頁，從這頁後兩行起到第八十三頁止托爾斯泰有最輝煌的意見。譯者希望讀者能賜以注意，更希望讀者能參看拙譯「托爾斯泰傳」第三部（國訊書店出版），特別是「那末我們必須做什麼」的一章。關於「生活態度」，則希望讀者參照「中原」雜誌第一、三這兩期的于潮先生的文章。

在這一本書內，譯者寄托了他的被束縛的希望，在這倒流的時代中，墨墨黑的社會裏，譯者希望這本書能幫助讀者認識他自己，并發現旁人就在自己近旁，就是說，希望牠能幫助讀者建立一個是非格外分明，愛憎格外熱烈的生活態度。

爲什麼人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

用什麼來解釋這個事實，就是人常常要用伏特加，酒精，啤酒，印度大麻所製之麻醉劑，鴉片煙，香煙，以及其他較不常用的醇精，嗎啡，紅丸，白面等等，來把自己弄得昏迷一點呢？爲什麼要開始使自己昏迷呢？爲什麼它流毒如此之迅疾，爲什麼它還在各種人，不管是野蠻人或文明人的中間流毒呢？怎末會在沒有人喝伏特加，酒精，啤酒的地方，却總有人吸鴉片，大麻製的麻醉劑，紅丸，白面等等的呢？怎末會到處有人抽香煙的呢？

爲什麼人希望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呢？

隨便問哪一個人，爲什麼他開始喝酒？爲什麼他現在還在喝？他就回答了，『啊，

喝酒是很愉快的，而且大家都喝酒，『也許他還加添的說，『喝酒使得我高興起來』。有些人——這些人是從來沒有化費過腦筋來想一想他們喝酒是對還是不對的——也許還會說喝酒有益於康健，可以增加人們的體力；就是說，他們說出一套早經證明了沒有根據的理由來。

問一個抽香煙的人，為什麼他開始抽香煙，為什麼他現在還抽，他也會回答，『這可以消磨一點時間；反正大家抽香煙的。』

也許抽鴉片煙，食用大麻製之麻醉劑，嗎啡或紅丸，白面的人們會說出同樣的回答來。

『消磨一點時間，高興起來，大家這樣做的。』如果一個人彈他的手指，吹吹口哨，哼歌曲，或者吹簫弄笛，或者做這一類的事，說他是爲了『消磨一點時間，』爲了『高興起來，』或爲了『大家這樣做的，』這也許是很好的推諉——就是說，在做這樣的一件事，並不需要浪費大自然的資源的，可以這樣地推諉，或者在生產這樣的一種東西，並不化費大量的勞動的，也並非損人不利己的，也可以這樣地推諉。可是生產菸草，酒，麻醉劑和鴉片，要化費百萬人的勞動，而且百萬畝百萬畝最肥沃的土地（這種

情形時常還偏偏的發生在缺少土地的人民中間——用來種植大麻，罌粟，葡萄和菸草；而且，服用這種顯然有害的毒物會造成可怕的罪惡是人人都知道，人人都承認的，給它毀滅的人口，比一切戰禍和疫病所毀滅了的加起來還要多。人人都知道這點道理，所以他們服用這種毒物決非『消磨一點時間』，決非爲了『高興起來』，決非因爲了『大家這樣做的』緣故。

那末，一定有別的理由了。在任何地方，你不斷地遇到一些人，愛他們的孩子，肯隨時隨地爲他們的孩子犧牲一切，可是他們在伏特加，酒精和啤酒上面，或者在鴉片，麻醉劑，甚至在香煙上面，化掉了那末多的，儘夠保育他們的飢寒交迫的孩子們的錢財，至少是化掉了儘夠他們脫離困境的錢財。自然囉，如果在下面的兩者中間，人可以任選其一，一方面是他深愛着的家庭的貧苦，另一方面是他戒絕煙酒，他却甯取前者——爲什麼他這樣做呢，他一定有一個不能自己作主的理由，比『大家都這樣的』，或它『很愉快』的理由要更強的。自然人要弄得他自己昏迷，不是爲了『消磨一點時間』，或僅僅爲了『高興起來』，一個更有力量的動機刺戟了他了。

這個動機——據我研讀了這题目的著作之後，觀察了別人，特別觀察了以前我自己

也喝酒也抽煙的時候的情形之後，所偵察得來的來看——這個動機，我想是可以如下的來解釋：

在觀察他自己的生活時，一個人常常可以發現他的兩重性格：其一是盲目的，肉體的，其另一是明察的，精神的。盲目的動物吃，喝，休息，睡眠，生殖而且移動，很像一部開足了發條的機器。明察的，精神的性格，跟獸性是結合在一起的，却一事不做，它只鑑定獸性的各種活動；在贊許這個活動時跟它一致，在不贊許那個活動時，叛離了它。

明察的性格可以譬喻爲羅盤上的指針，一頭指北，一頭指南，當指針和南北方向一致的時候，針指疊起在南北方向之上，蔽掩了它，你看不出兩者之不同，可是指針和南北方向祇要略有不同的時候，你就看見指針是一個東西，南北方向又是一個東西了。

這明察的，精神的性格，我們一般地稱之爲「良心」（或良知）的，是在同樣的情形底下，總是一頭指着正，一頭指着邪的，當我們所走的路是棄邪歸正的時候，我們可以不得明察的性格的存在。可是人祇要做了一件違背良心指示的事，那時候就發現這明察的性格是存在着了，那時候，它就指出獸性如何離開了良心所指示的方向。正同一

個航海家，在知道他已經走上一條錯誤的航線之後，就設法處理他的槳，機器或帆了，他非得根據羅盤針的指示，改正他的航線不可，要不然，他也可以使他的知覺發昏，以便漠視這歧途——每一個人，在發覺他的獸性活動與他的良心相違之時，也沒法繼續活動，他非得依照良心的要求來改正他的獸性活動不可，要不然呢，他也可以他自己躲藏起來，不看良心指出的，他的獸性活動的邪惡。

一切人類的的生活，我們可以說，都祇包含了這樣的兩個活動：（一）使一個人的活動與良心協和；（二）生活得偷偷摸摸，不理睬良心的指示，以便繼續像他以前一樣地生活下去。

有人做了第一個活動，別些人做了第二個活動。要做到第一個活動祇有一個辦法：道德的進修——要增添一個人的良心的光明，注意它所照明的；要做到第二個活動——生活得偷偷摸摸，不理睬良心的指示——有兩個辦法：其一是向外的，在二是內在的。向外的辦法是忙着對付一些事情，使注意力來不及看到良心的指示；內在的辦法是乾脆使良心變黑。

正如一個人只有兩個方法來避開不看那眼前的事物：若不把他的視線投射在另一

個，更動人的事物上，便是遮住他自己的眼睛了——同樣，一個人要避開不看良心的指示有兩個辦法：若不是忙一些外界的不同的事情，各種的操勞，娛樂或遊戲；便是用內在的辦法，遮住那注視的機能與器官。對於一些道德感覺遲鈍的、有限的人，要他們不注意良心所指示的，他們的生活上底錯誤，外界的分心的辦法常常夠用了。可是對於道德感覺敏捷的人，這個辦法却常常不夠。

向外的辦法不一定能夠使人分心，使人不注意到，或使人不領會到一個人的生活怎樣與良心的要求不協調。這種領會於心，是會使人一生不定的：爲了他們要像以前一樣地生活下去，人們就不得不求助於內在的辦法，就是乾脆使良心變黑，用昏迷品來使腦子昏迷不醒的辦法了。

一個人已經並沒有依照良心的要求而生活，他又沒有能力來改變他的生活，使與良心協調。不注意這不協調底分心的辦法，或者是不夠用，或者是日久不靈了，所以——爲了要能夠活下去，不理睬指示了他們的生活上的錯誤底良心——人們（用時時服用昏迷品的方法）使良心要出現的那個機能與器官停止活動，正像一個人不要看一樣東西的時候，可以把眼睛遮住了一樣。